

Lettres d'amour de 0 à 10

父爱书简



〔法国〕莫根斯特恩 著
桂裕芳 译

〔法国〕莫根斯特恩
桂裕芳 著

父爱书简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父爱书简／(法国)莫根斯特恩(Morgenstern,S.)著；
桂裕芳译。—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01.6
(译林少儿文库)

书名原文：Lettres d'amour de 0 à 10

ISBN 7-80657-221-X

I. 父… II. ①莫… ②桂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法国—
现代 IV. I565.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7958 号

Copyright © 1996 by L'école des loisirs.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Eastern Publishing Co., Ltd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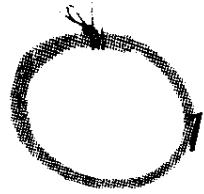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1 by Yilin Press.

登记号 图字：10-2000-149号

书 名 父爱书简
作 者 [法国]苏齐·莫根斯特恩
译 者 桂裕芳
插 图 吴 伟
责任编辑 陆元昶
原文出版 L'école des loisirs, France, 1996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E-mail yilin@public1.ptt.js.cn
U R L http://www.yilin.com
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(邮编 210009)
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
印 刷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6
插 页 2
字 数 58 千
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8000 册
书 号 ISBN 7-80657-221-X/I·196
定 价 9.5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献给菲利普·西尔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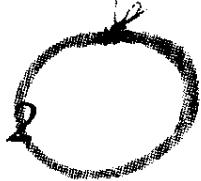


欧内斯特

他慢慢地朝大楼走去，眼睛一直盯着前方。

这总是同一条路。他从来不想换条路走，而且
总是走人行道的这一侧，笔直去学校又笔直回家。

他拖着笨重的步子爬上五十七级楼梯来到四
楼，不慌不忙，从不蹦蹦跳跳。欧内斯特从不匆忙。
他慢慢腾腾，十年的生命就在一种早衰者的凝止中
过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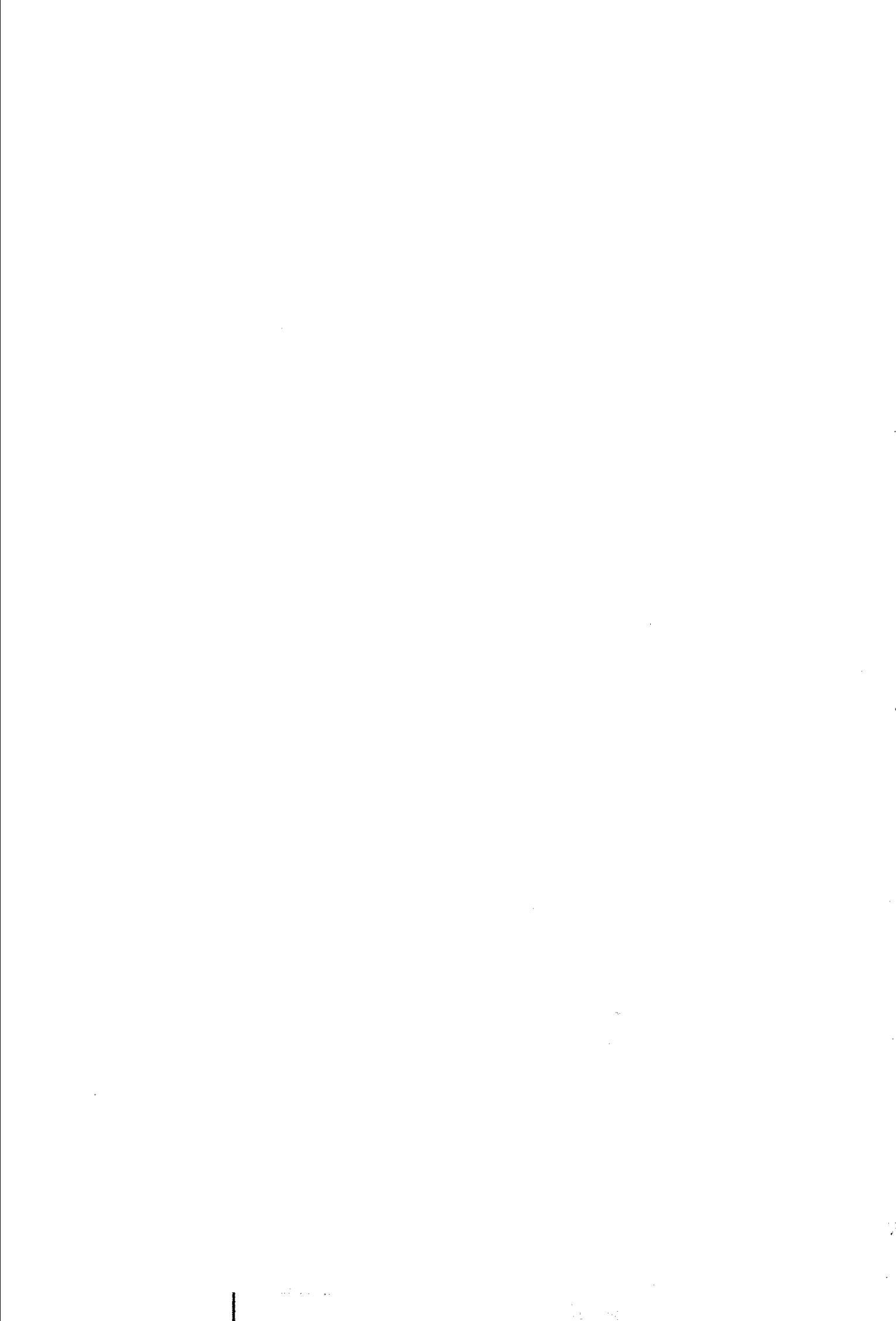
他将书包放到自己的卧室里，那是家里最小的一间，因此空荡荡的，像是壁橱或者古代监狱的牢房，只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和一具橱柜，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。他先拿出做作业的书本，然后去厨房，厨房桌上放着他的下午点心。

从中午起那里就有一个大大的青苹果和一片面包干等着他。每天，管家在收拾完午饭餐桌以后就把这份点心放在桌上。它们很少有变化。

他吃了几口苹果，感到恶心，但仍然将它吃完，然后就专心致志、有条不紊地开始做作业。他知道，早些做完，他就能早些到那个惟一的大橱柜里翻东西，橱柜并没有上锁。

祖母听见书柜的门吱呀地打开，玻璃发出丁丁声，便从卧室走了出来，与欧内斯特一同在客厅里坐了下来。





“晚上好，祖母。”欧内斯特一面在破旧的丝绒长沙发上坐下，一面说。从来没有人称呼她的名字：普雷西厄兹^①，很难想像有人会这样称呼她。

祖母点点头和他打招呼。她很少开口，说话时只是三言两语。欧内斯特觉得她要是多动一动就会散架。她已经八十岁了，像古书中的老奶奶一样衰老，皮肤干瘪，布满皱纹，欧内斯特惟恐她笑起来会碎成粉末。不过她从来不笑。她步履蹒跚，吃饭不香。她出于责任感才抚养这个孙儿，因为他是她惟一的亲人。

欧内斯特一生下来母亲就去世了，由祖母抚养。在莫尔莱斯家族中，总有人死于旧时的意外，也就是历史上的意外事件：欧内斯特的祖父死于第二

^① 这个词作为普通名词，指十七世纪谈吐高雅、故作姿态的才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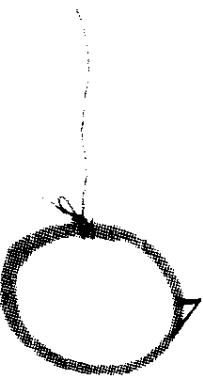
次世界大战，曾祖父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父亲在他妻子葬礼后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，那时欧内斯特来到世上才一天。

他的祖母则是五岁时就失去父亲，三十岁时失去丈夫，七十岁时失去儿子，儿子留给她的是一个婴儿，而她既没有体力也没有精神来照料他。

但她做了她该做的事。



她立刻雇了一位比她小不了多少的女人来照顾婴儿的饮食和卫生。这位女人叫热尔梅娜，她刚巧失去丈夫，又没有孩子，她来主要是为了摆脱孤独，而不是为了挣钱。这两位女人相处融洽，因为她们有同样的处事原则……许许多多的原则。她们肩并肩地生活。莫尔莱斯夫人从许多睡房中给她挑出了一间，但是热尔梅娜宁愿早上来晚上走，只有最初时除外，那时欧内斯特夜里不睡觉，有时天气不好她也留下。



热尔梅娜也老了，但她尽力用最现代的化妆品来遮掩自己的衰老，而且她的美容用品在这个没有电话、电器和电视的家中是惟一的、可怜的现代化的痕迹。热尔梅娜与白发、皱纹和肥胖作斗争，但放弃了对抑郁症的斗争。头几年，她常常和欧内斯特说话，那也是欧内斯特听见的惟一的话语，但是自从他上学以后，热尔梅娜就像女主人一样少言寡语了，他们的交谈严格限于实利性，就连这种谈话也可以说是多余的，因为家务事出于惯性，出于惰性，自行运转，只是按规矩简单又简单地运转。

热尔梅娜负责采购和做饭。她本可以电话订购，但这里没有电话。她的一位年岁也很大的朋友负责收拾屋子。脏衣服都送去洗衣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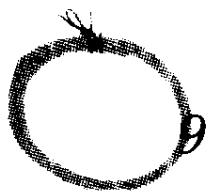
莫尔莱斯夫人坐了下来，毫无生气、默默无言。从前她常坐在欧内斯特身边看书。如今她很快就感到眼睛累了。常常是，欧内斯特从书中抬起头来，发

e
t
e
-
.
m
-
p
c
o
-

觉祖母僵直地坐在安乐椅里打盹，有时甚至打鼾，鼾声与时钟的滴答声相呼应。欧内斯特知道祖母不愿意知道自己打鼾，所以从来不告诉她。

然而不管睡得多么沉，一到晚上八时她就一跃而起去听新闻。她家的收音机是最老的式样。收听法国新闻台可是不容易，声音显得遥远，干扰频繁，就像战争期间收听伦敦电台一样。莫尔莱斯夫人听不真切，而播音员又不会如她所愿地重复三次。不过这没有关系，莫尔莱斯夫人对时事并不太感兴趣。时不时地出现了一个字眼，一个名字，一个国名，引起了她的反应。如果播音员偶尔说到“德国”，她便叹着气重复说“德国”。对她来说，重要的是在晚上八时打开收音机，这一直是她的习惯。

欧内斯特呢，他从头听到尾，十分专心，仿佛播音员即将宣布他寻找的答案。他对政治、选举、政客都不感兴趣。他耐心地坐在长沙发上，等待宣布第



三次世界大战，这次大战与前几次一样，肯定将失去另一位莫尔莱斯家的男人的生命。

莫尔莱斯家在八点半吃晚饭，晚饭一成不变，是汤。汤容易消化，促进发育，而且使夜里睡得安稳，当然汤里不能放盐和胡椒。热尔梅娜晚上不来，由欧内斯特负责热汤并将盘子放到洗碗槽里。然后他就乖乖地上床。儿童是需要睡眠的。在盥洗以前，他说：“晚安祖母，睡个好觉。”她眨眨眼睛表示谢意。

平日上学时，欧内斯特规规矩矩但无精打采地起床，吃两片涂上酸酸的橘子酱的面包干，果酱是热尔梅娜的一个表妹从南方捎来的，喝一碗温牛奶，系上领带，收拾书包就去上学。他中午回家吃饭，因为热尔梅娜和祖母都不相信学校的食堂。在家里，他们从不吃罐头或速冻食品，鱼都保持着鱼

0

头，土豆来自地里而不通过工厂。莫尔莱斯夫人害怕过量的盐和糖，害怕不良的影响。热尔梅娜则不喜欢油、油炸食品、变质的肉和噪音。

欧内斯特既没有牛仔裤也没有运动衫。一位裁缝每年来家两次给他量尺寸，为他做一套衣服，样式平平，既不是上个世纪的也不是本世纪^①的款式，有点像英国寄宿生的制服。这位裁缝还为他提供衬衣、领带、手帕、内衣、袜子和一件大衣。

欧内斯特的这身装束使他与其他孩子没有接触，总之他避开他们倒不是因为他喜欢这样，而是出于谨慎。他们并不嘲笑他。他们习惯了他。他在班上是最拔尖的，只是作文欠佳，因为他必须讲述一段电视节目、度假或者星期天是怎样过的。

① 这里所说的“上个世纪”和“本世纪”分别指的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。——编辑注

欧内斯特的星期天比平时更闲。时间仿佛从一个潮湿的沙时器里一点一点地漏去。热尔梅娜只来做午饭，星期天他们吃肉和三种蔬菜，还有糖煮水果作为甜点。

午觉以后，莫尔莱斯夫人把欧内斯特叫到客厅，从干瘪的胸前取出一把钥匙，打开细木镶嵌的柜门，从里面拿出一个精细的瓷盒，那里面就是那封信。于是两人便围着金狮形桌腿的桌子坐了下来。

“您看信，祖母？”欧内斯特问道。

莫尔莱斯夫人从信封里抽出信纸，小心翼翼地将它展开，直瞪瞪地盯着它，仿佛其中有解开世上一切难解之谜的答案。可惜字迹无法辨认。欧内斯特知道这一点，但每个星期天他的希望都在增强。他是班上最好的学生，却根本看不懂字迹。信纸上既没有 A，也没有 B，也没有 Z，只有一大堆乱结在

2

默默地呼喊。这信是当年曾祖父从靠近前线的一个村庄里寄来的。在这个家族的秘密中，这是最大的秘密，或者是第二大的秘密。欧内斯特想，如果他一直是优等生，总有一天他能识破这些秘密。

0

erste jahre
d

2 胜利

欧内斯特从不微笑。在学校里，只有当老师点他的名时他才参加讨论。他的回答经过深思熟虑，正确而击中要害，他的意见机灵而明智。他喜欢学校，因为话语的音乐抚慰了他的孤独，学校赋予他希望，他盼望有一天能解读那张墨迹斑斑的破旧信纸。

男孩子们让他安安静静地独自待着。